



总第10459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60470 88852349  
电子版:www.zjgrrb.com  
E-mail:zhj9759@163.com  
地址:杭州市余杭塘路69号12号楼115室 邮编:310012

# 星期 特刊

■《半个世纪的情思》跟踪报道

## 本报一则21年前的台胞回浙寻亲报道有了下文 两位“非常相像”的老人隔海相认是分离了70多年的同胞兄弟 仲秋，海峡两岸的老哥俩网上团聚了



王思泽在莲都区家中。记者孟万成 摄



郑人龙在台湾台中市家中。

■记者孟万成

前不久，记者获悉一位名叫王思泽的遂昌金矿退休工人师傅，拿着本报记者21年前的报道求助，声称报道中的台湾寻亲者郑人龙是他失散70多年的弟弟王思华。

记者随即联系王思泽师傅采访，并为其展开多方寻访。在云和县台办等部门的帮助下，台胞郑人龙找到了。今年仲秋，王师傅还两度和他进行了网络见面、交流，确认是哥俩。

70多年前，弟弟被人领养

王思泽生于1941年，原系云和县大源乡渡蛟村人。早年在紧水滩水库建设时，全家作

为库区移民到了莲都区碧湖镇高溪村安家落户。

王思泽和弟弟王思华相差两岁，两人年幼时，家里生活条件困难，吃不饱穿不暖。当年与弟弟分离的情景，老人仍记忆犹新。

那是1945年的春天，他5岁，弟弟3岁，当时还处在抗战时期，云和县的天堂坑、长汀村一带驻扎着很多民国政府机构和部队。一天，妈妈带着他和弟弟一起到长汀一带，拎着一筐清明粿去叫卖。路上兄弟俩饿了，妈妈拿出两只清明粿给兄弟俩充饥，还说了清明粿，就给兄弟俩扯布做衣裳。岂知，这是他和弟弟分别的日子。

原来王思泽有个姑妈住

在长汀村，看到姐姐家里日子不好过，担心养不大两兄弟，就帮忙物色了一名在民国政府机关里工作的官员领养，这名郑姓官员的妻子没有生养，当天王妈妈就是带着孩子去见“郑官”的，对方给了点礼物，就将王思华抱走了。

21年前，弟弟曾回乡寻亲抱憾而返

1995年3月，云和县委统战部收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求助信。写信的人名叫郑定远，是省交通厅的一名退休高级工程师。他在信里说：我哥哥的养子郑人龙，现居住在台湾，现年56岁（周岁），父母和兄弟都在云和。郑人龙这些年来很想念自己的亲人，希望

云和有关方面能帮助找一找。云和县委统战部、县台办等部门立即帮助查找线索。

当年3月20日，郑人龙从香港转机到杭州，与在杭州的叔叔郑定远一家团聚；22日，郑人龙在堂兄郑一雄（郑定远儿子，据说当时是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律师）陪同下来到云和，云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接待，还通过广播等形式发布台胞郑人龙寻找亲人的信息。根据郑人龙依稀的记忆，工作人员还陪同郑人龙到紧水滩附近的天堂坑村等地寻找线索，访问了上百人，接待了11批次探亲者，但遗憾的是，郑人龙的亲人始终没有找到。3月25日，带着遗憾，郑人龙返回了台湾。

为此，记者采写了题为《半个世纪的情思》通讯稿，于当年5月14日在本报星期特刊用了半版篇幅报道了此事。据当时的报道，郑人龙的养父叫郑公侨，是一位交通方面的专家。郑人龙被抱养时为三四岁，还记得家里还有哥哥。解放前夕的1947年，郑公侨带着他从上海去了台湾。郑人龙虽然对自己的身世有所记忆，但养父始终闭口不谈。1995年1月15日，90岁高龄的郑公侨逝世。郑公侨的弟弟郑定远将郑人龙的身世告诉了他，并写信给云和有关部门，希望帮助侄子找到亲人。

哥哥找弟泪花流

王思泽看到报道时，已经是1997年。“当时我从碧湖回云和探亲访友，很多人都说有台胞回云和找亲人的事，他们都说这个台胞应该就是我弟

弟，还找来了报纸。我看了报纸放声大哭，可以百分之百肯定，这个郑人龙就是我弟弟。各种细节都对得上，从照片看他样子也像我，我一家都在思念弟弟啊！我妈妈就是念着弟弟的名字去世的。”

王思泽说，弟弟原名王思华，小名“细崽”。被送走后，母亲一直责备自己。由于移民到了碧湖，所以没有及时得到弟弟寻人的消息。“母亲是1996年去世的，如果当年能联系到弟弟，她就会少一份遗憾了。”

王思泽高小毕业后，种过田，当过兵，曾先后在长兴煤矿、衢州化工厂、遂昌金矿工作，退休后，拿着那期刊有寻亲消息的报纸开始寻找线索。王思泽一次次来到云和、丽水等相关部门，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等到消息。

没有消息，王思泽就一次次看报纸，把有用的信息都画出来。为了防止报纸损坏，他又去复印了几份。

他曾经想去杭州找郑定远和郑一雄，但最终没有成行。他曾经给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律师写信，也没回音。老王末了说道：“就凭我和他照片上长相的相似度，我确认他是我弟弟。”

记者多方寻踪，老哥俩终于“见面”

在邻居的建议下，王思泽老人先找到了当地媒体，然后联系上了本报记者。

记者首先从当时陪同郑人龙回云和的郑一雄先生入手。据当时郑一雄在云和县表示，他就职于“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但该律师事务所

早已不复存在。记者经查询获知：“浙江第四律师事务所”现已改成“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记者联系了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早年退休的两任主任也难以确认20年前所里是否有位叫郑一雄的律师。只是听闻该所有位工作人员说郑一雄曾在所里工作过，后来好像是在省高院退休的。

记者向省高院友人询问，结果是：查无此人。该友人还主动帮忙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结果依然。线索在这里中断了！

于是记者又转向当年写信给云和县委统战部求助的省交通厅退休高工郑定远处寻找线索。当时郑老先生已86岁，屈指一算，今天已是107岁，还健在吗？至少希望找到其家人。可来自省交通厅离退休干部处的消息同样不容乐观。

有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记者多方寻访却线索中断时，从云和县台办传来消息：郑人龙

有着落了。据该办台湾事务科科长张小丽告诉记者：接到记者的求助电话后，她就为此展开寻访。近期刚好有台胞韩女士返乡省亲，她就拜托此事。家住台北的韩女士回台后当即四处托人查找郑公侨、郑人龙父子的相关信息，最后确认郑人龙仍健在，现居台中市。随后韩女士南下台中，与郑人龙面晤，拿出记者提供的相片让他辨识。

张小丽说：“记者的照片起了很大作用，两人的照片一对，双方基本上就认可了，非常相像。”

中秋前夜，在云和县台办的安排下，王思泽和郑人龙这两位“非常相像”的老人，终于在網上团聚了。中秋之夜，王思泽和郑人龙哥俩又在网上倾诉离别之情。

随后，王思泽也向本报记者报喜，并告知郑人龙因为今年已回过来，决定明年春天再回来与其相认，届时双方将进一步办理相关探亲手续。



本报星期特刊1995年5月14日的报道。 记者孟万成 摄

## 被骗走的钱能追回来吗？

——警银合作应对电信网络诈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难以及时返还的突出问题，银监会、公安部近日联合出台《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社会高度关注，各方寄予厚望。

事实上，不论电信网络诈骗如何花样翻新，诈骗分子要想得手，“资金流”是关键一环。“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公安部门与银行加强合作，已在预警、快速冻结、及时返还等三个环节建立了联动工作机制，力争最大限度降低受害人损失。

预警：大数据整合提高诈骗拦截率

截至8月底，3月起试运行、7月正式挂牌的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平台，已通过电话、短信、闪信等方式成功劝阻潜在受害人3.5万余人次，假冒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和案值同比下降47.7%、35.1%。

能做到事前精准预防，事及时劝阻，该平台的一大法宝就是大数据。据了解，平台通过对接公安、社会有效资源数据库，实现了PB级数据的综合共享，并实行全方位、一体化运作，推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信息流高度整合叠加，为运行提供海量数据支撑。

依托大数据，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预警防线正在进一步前移。据了解，虽然银行都普遍加大了对一线员工的相关培训，但甄别电信网络诈骗汇款

的难度仍然不小，尤其是各家银行加大柜面渠道的阻截力度后，自助渠道变成电信网络诈骗转账的重灾区。

银行利用大数据，事先对账户进行防欺诈风险审核尤为重要。记者了解到，工行、建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开始启用大数据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加强警银合作，整合公安部门、金融同业乃至一线员工提供的各类风险客户数据，建立风险黑名单库，一旦侦测到客户向电信诈骗黑名单账户汇款，可立即触发预警，自动实施拦截。

“警银合作联手打造的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系统效果明显，以前依靠柜面人工甄别，电信诈骗拦截率不高；现在借助系统，只要是黑名单库里的账户，基本都能拦截成功。”工行外部欺诈风险管理处处长马旭东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工行利用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管理系统累计拦截电信诈骗汇款10万余笔，为客户避免经济损失14.6亿元，其中百万元以上的汇款拦截35笔，最大单笔拦截金额381万余元。

为全面阻击电信网络诈骗转账汇款，各家银行还加强了对自助终端、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全渠道的反欺诈系统升级。其中，工行推出电信诈骗的手机软件，供转账人查询对方账户是否涉嫌诈骗，建行研发出反钓鱼监测系统，确保发现的钓鱼网站第一时间关闭。

冻结：“黄金3分钟”切断犯罪团伙资金流

经公安部授权，北京市公

安局于2015年下半年成立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中心平台，并与金融机构协作，在平台内成立查控中心，建立完善警银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快速查询、止付、拦截通道，实现案件受理、查询、处置一体化。截至目前，已冻结全国涉案账户40余万个，冻结资金11亿元。

“我们是在和犯罪嫌疑人赛跑。”平台民警介绍，他们通过工作手段得知受害人正在被骗时，会第一时间给受害人打电话。但由于犯罪嫌疑人一般以保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能挂断电话，民警只能持续拨打，民警及时打通电话，会立即联系派出所民警上门劝阻。

据办案民警介绍，今年上半年，一名受害人接到民警电话劝阻时，说已经把短信验证码告诉了骗子。民警询问得知，受害人告诉骗子的验证码是用于网银绑定手机的，而用于汇款的第二个验证码也已经发送到手机上，正要告诉骗子。幸运的是，此时通话信号中断，民警及时打通电话，这才没让骗子得逞。当时，受害人的银行账户里有400万元。为了跑赢诈骗分子，相关部门正在不断完善。去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委下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经过磨合，涉案资金查询冻结效率进一步提高。

“以前，由于警方、银行、受害人之间沟通不畅，案件处理流程复杂，冻结涉案资金经

常错过最佳时机。”马旭东说，随着国家部署加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银行与警方沟通日渐顺畅，特别是通过警银共同开发的查控系统，民警不用跑到银行即可完成冻结操作，由此抓住冻结涉案资金的“黄金3分钟”。

“切断犯罪团伙的资金流，使其无法获取受害人资金，是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挽回群众损失的有效途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杨东说。

返还：被骗资金返还有望进一步提速

记者采访多地一线办案民警获悉，冻结的涉案资金难以及时返还仍是一大困扰，受害人对此反映强烈。

福建省厦门市反诈骗中心负责人胡建跃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返还冻结涉案资金给受害人，需要经过案件侦破、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终审判决等程序，周期较长。现实中，往是公安机关和银行及时冻结涉案资金，但诈骗分子没有落网，法律程序无法进行下去，导致大量资金“冻”在银行账户，不能及时返还给受害者。如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共冻结4000多万元，但目前只有不到200万元返还给受害人。

这一难题正在破解。《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明确，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

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人民群众。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公安机关实施涉案冻结资金返还工作，能够现场办理完毕的，应当现场办理；现场无法办理完毕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大多是跨区域作案，资金返还还需要多个涉案地银行机构进行协调，工行处理需要一定时间，以前资金返还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账。”马旭东告诉记者，在上述规定出台前，工行前期已配合公安机关、监管部门返还诈骗资金4笔，共计79.9万元。为达到规定要求的时限，工行正在优化返还业务流程，开发自动化系统，争取一两个月内上线。

胡建跃说，这一规定落实到位还需要各地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监督管理机构进一步协作，建立规范、细化、可操作的流程。例如，冻结资金返还还是由原路返还还是直接返还给受害者本人，公安机关和银行如何配合，需要出具哪些手续等。

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示，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每年造成的损失超百亿元，且发案数量和涉案金额仍在快速增长。“要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降低受害人损失，需要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不断深化警银合作，建立健全相关机制，提高银行主动监测、主动拦截能力。一旦受害人钱款被骗，能够通过快速查询、冻结机制堵截涉案资金流出，并快速返还给受害人。”

意识流

## 观潮悲剧 是对生命的任性

■阮向民

据媒体报道，9月18日凌晨1点40分左右，下沙有名30岁左右的男子兴致勃勃观潮去，本想一观壮观，没想到却被一个大浪拍晕在地，还受了伤，所幸被两名巡逻保安救起，被送到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急诊。何先生说：“当时站在堤岸上，很多人围着拍照。潮水很大，一个浪拍上岸之后，我就倒下了。本能地用手扶了一下地，手上也受了伤。之后就迷迷糊糊晕过去了，只记得有好心人救了我。”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这是苏东坡留下的诗句。钱江潮蔚为天下奇景，看潮起潮落，望云卷云舒，更能产生几多人生感慨。

观潮在浙江自古就成习俗，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没有理由不欣然笑纳。但这份馈赠，也须取之有道，若有不慎，则伤及自身。

数据统计显示，近20年来，超过100人被钱江潮水夺去了生命。其中1993年10月3日的钱江大潮瞬间将86人卷入江中，导致19人死亡，40人下落不明。

应该说，为了防范大潮吞噬生命，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出了洪荒之力。修堤坝、设路障，成立了巡江队、喊潮队，至于安

全警示教育更是每年不断。虽然近年来观潮的人身伤亡事故逐年减少，但依然没有达到完全杜绝的地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观潮者自认为“艺高人胆大”，根本不把安全警示放在眼里。上述那条新闻中，其实现潮现场竖了铁丝网、画了警示线，但依然阻挡不了人们与潮水亲密接触的冲动。

冲动是魔鬼。魔鬼附体，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无知者无畏。不妨重新作一番科普，看看钱江潮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先说高度，钱江潮推进时，受丁字坝、堤岸阻挡，瞬间将激起高达10多米的巨浪。再来说速度，钱江潮推进时最快可达每秒10米，这个速度相当于百米跑世界纪录。所以要跟潮水赛跑，除非长着博尔特的两条腿。最后说力度。涌潮的压力高达每平方米7吨，岂是血肉之躯可以承受得起。

其实，这些数据每年观潮时节都会被频频提及，只是当冲动和任性占据了思维器官时，常识也就丢了一千二净。

只要遵守观潮规则，钱江潮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生命的任性。如果把生命当作任性的资本，那么这份资本只能提供一次性挥霍。